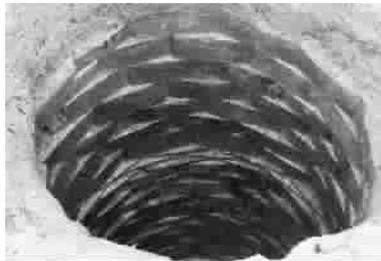


青龙镇:上海最早的港口(上)

◆ 曹伟明

上海是闻名中外的贸易、航运、经济和金融中心,如今的洋山港已成为世界级的贸易码头。然而,洋山港的祖父是唐宋时期位于上海青浦的青龙镇。上海不是西方人士所说的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,而是有着1300多年的城镇发展史。青龙镇,是上海最早的港口码头。



▲ 考古发掘的古井
▲ 唐宋时期青龙镇盛况图

十年考古青龙镇

作为上海最早的港口,青龙镇一度活在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里。从2010年起,上海博物馆和青浦博物馆依据大遗址规划,启动了青龙镇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,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。到2013年上半年,虽然只挖掘了1500平方米,不到万分之一的面积,就有近2000多件唐宋元瓷、银、铜、铁、木器陆续出土。两件唐代瓷腰鼓尤为引人注目,它的表面是褐黄釉,内壁褐色釉,鼓身两端粗圆,中间腰细,外壁凸起七道弦纹。这两件青龙镇出土的唐代腰鼓在全国范围内,都是屈指可数,价值非凡的。可见当时青龙镇的娱乐文化已经很发达了。其他出土的物品都来自于天南与海北,近2000件文物90%为瓷器,以越窑、长沙窑、龙泉窑、景德镇窑等南方窑口为主,间杂少量北方窑口的瓷器,验证了古籍对青龙镇转口贸易发达的描述。

在青龙镇老通波塘西岸发现的唐代铸造作坊,那排列有序的四座火炉遗址,堆积着大量红黏土的铸造残渣,以及陶范的残块、炉渣,最

厚处深达80厘米。有趣的是作坊废弃后,上海先民又将土地进行了平整,在上面建造了房屋,挖掘了水井。其中一口水井深达4.38米,井壁用小青砖斗角竖砌,磨砖对缝,拼接处还用榫卯套合,下层青砖上还留有清晰可辨的制坯人的手掌纹。这种制作工艺精湛,又可追溯制作责任的古井,只能在经济、文化发达的青龙镇产生,它是上海滩最早的“先进制造业”。在这口古井中,还出土了直径为28厘米的唐代鸚鵡衔绶带铜镜、铁釜、铁提梁鼎、铁钩、银发簪、青釉瓷罐以及厚度仅为两三毫米的透雕木残片,这些物品鬼斧神工,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铜铁制品,很有可能就是考古现场发掘的冶炼作坊生产的,是上海出土文物的“首次”发现。

青龙镇的考古发现,把上海港口城市的历史,从100多年前推进到了1300多年前,改写了上海从小渔村演变而来的历史。青龙镇的考古发掘工作才刚刚揭开序幕,它将持续10年以上。到时,一个消失的青龙镇将还原于世,考古的原址将规划成遗址公园,作为青龙镇文物

的保护和展示之地,成为爱国、爱上海的教育基地和旅游圣地,让人们追古溯今,感受唐宋风貌,探寻上海源头。

沪渎垒与崧宅村

青龙古镇,位于上海青浦区境内白鹤镇的陈岳村、青龙村和塘湾村一带。明朝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青浦建县时,县治就设在青龙镇,俗称“旧青浦”。据吴志记载,汉末孙权划江而治,为了进行军事防守,操练水军,于吴淞江出海口建青龙战舰,置于青龙镇原址,因而得名。因为青龙镇一带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,吴国的五千余艘战舰在这里集聚,成为吴国水师训练的基地,由荒凉到引人注目。唐宋时期,“青龙镇瞰松江(吴淞江古称)上,据沪渎之口”,占尽了控江连海的地理优势。而据《晋书·虞潭传》记载,晋朝咸和年间(326-334),由吴国内史虞潭在吴淞江下游的出海口沪渎筑垒,它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军事设施,为驻军戍守、防御海盗之用。唐朝诗人皮日休曾有《沪渎》诗云:“全吴临巨溟,百里到沪渎。海物竞骈

罗,水怪争渗漉。”描绘了青龙镇吴淞江一带水产丰富、渔业繁忙的景象。到了隆安四年(400年),孙恩纠众作乱,攻占浙江上虞、会稽等郡县。时任吴国内史的袁崧,原籍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,少年时博览群书,精通音律,并在青浦崧泽定居。他奉朝廷之命,来到吴淞江,负责再度修筑沪渎垒,防御孙恩军队的进犯。当时的沪渎垒分东西两城,东城方约一万平米,有东南西北四门。西城在东城的西北面,面积极小。到了隆安五年(401年),孙恩军攻陷沪渎垒,袁崧被杀头。后来朝廷总兵刘裕率军大破孙恩军于沪渎,迫使孙恩赴海自沉。

沧海桑田,沪渎垒遗址已荡然无存。然而,在青龙镇留下了一个沪渎村,它是沪渎垒的故址。那位重修沪渎垒的袁崧将军则永远长眠于青浦。民间传说:袁崧被孙恩杀害后,皇帝特赐他金头,葬于他定居的古文化遗址崧泽村。崧泽村,在宋朝《绍熙云间志》中称为“袁崧宅”。清朝乾隆《青浦县志》则记载:“相传晋左将军袁崧墓及居址在此”。清朝文人王韬的《瀛寰杂志》中说:“沪上

遗迹,以袁崧为最古,有崧泽村者又名崧宅,以袁崧故宅尚存,遂以村名。”后因崧泽位于九峰与吴淞江之间的一块泽地,故改“崧宅”为“崧泽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崧泽文化考古成果丰硕,现崧泽古文化遗址,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在原址上已建造起崧泽文化博物馆了。青龙镇畔吴淞江上的“沪渎垒”和崧泽古文化遗址的“崧宅村”,便有了这样一段历史的因缘。

以港兴市铸繁华

随着海岸线的推进,吴淞江入海口,逐渐形成了完整而健全的喇叭形海港,俗称三角港。唐代沪渎的西端在青龙镇,三角港从这里向东张开,直达江海交汇之口。嘉庆《松江府志》曰:“吴淞江唐时阔二十里”,北宋水利专家郑乔赞吴淞江“深广可敌千浦”,便于“海舶辐辏,风樯浪楫,朝夕上下”。青龙镇具备了介于江海之间的沪渎之口,完成了良港的必备条件。在唐代,随着太湖流域的经济开发,苏州在国内贸易上已经发展成为远超扬州、略胜杭州的地位,成为江南地区经济富裕的首位。苏州的货物都借吴淞江的青龙镇转口北运,早在唐朝天宝五年(746年),青龙镇已设有镇将和副将,“所职捍防守御之事”(见乾隆版《青浦县志》)。青龙镇港口交通和贸易的兴盛,促使它成为海上贸易活动的中心,成为以苏州为腹地的转口大港。

筱文艳: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

轻了他们心中的重负;其三,“自由调”将剧中人物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,使观众得到了一种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,也就理所当然受到观众的尊重和追捧。

几乎在筱文艳创造“自由调”的同时,何叫天也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的“连环句”,一变淮剧原来连环句的拖腔软气,而是刚强激越,几十句一气呵成,使人振奋,因而同样也受到观众的击节赞赏。

就在创造“自由调”之后,她又创造了“小悲调”,还改革了淮剧的表演形式。她像所有剧种的代表人物一样,是表演艺术家,但首先是革新家。

“小悲调”的创造,也是在艺术实践中摸索的结果。筱文艳和何叫天在高升大戏园唱了三个月的《七世不团圆》之后,何叫天应别人所邀,离开了“高升”,进了沪西大戏园。接替何叫天到“高升”唱小生的名叫筱云龙。筱云龙当时才二十六岁,戏路很宽,文武戏都拿得起,戏曲界称这样的演员叫做“硬里子货”。他的扮相很好,但是嗓音很低,属于男低音。淮剧历来没有解决好男女同弦的问题。筱文艳是属于女中音,她和何叫天同台演出时,由于何叫天是男高音,因此男女同弦还比较和谐,如今和筱云龙的男低音同台,则失去了平衡。如果就着筱文艳的嗓音条件定调,筱云龙嫌高,唱不上去,如果依筱云龙的嗓音条件来定调,筱文艳则嫌太低,发不出劲,唱不出情绪来。

他们同台演出的第一出戏是《樊梨花》,戏里的薛丁山三次休妻樊梨花,又三次请回樊梨花,这三休三请的剧情,加上最后洞房中的戏,都是“对子戏”,都得用对唱来表述,男女同弦如果解决不好,这出戏就没有看头了。因为筱文艳唱不出情绪,也就不可能把人物活活。以她当时的名声,如果她将就一下,也能照常客满。但是筱文艳不想将就,不想马虎,而是迎难而上。她无力改变筱云龙的嗓音条件,决意在“腔调”上下工夫,进行改革。即是以筱云龙的嗓音条件定调,她演唱时翻高四度,变成了同弦异腔。这翻高四度的结果,使两人都发挥了自己的嗓音条件,演唱起来既感到舒服,又富有情绪。

22.三个人齐刷刷地跪下了

袁朴生到达常滑的第四天,就跟几个前来学艺的徒弟见面了。鲤江高寿,28岁,粗矮的小个子,留短须,说话短促,动作利索。衫门昂立,26岁,面白无须,嗓音尖细,慢慢吞吞的性子。小野次郎,25岁,黑脸,爱笑,眼珠子活络得很。这三个日本男子,皂衣短靴,身手利落落地站在袁朴生面前,神态庄重,目光平和,等待着袁朴生开口。古子樱站在一旁,突然发话:跪下!三个人齐刷刷地跪下了。在他们的背后,站着惠子。古子樱安排她负责工棚的杂活以及照顾袁朴生的生活。按规矩三叩九拜,三个人的头颅把木地板磕得咚咚作响。袁朴生端坐在太师椅上纹丝不动。半晌,终于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:起来。古子樱朝三个人一咕噜,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来,拱手而立。

袁朴生气定神闲地点燃一支香,插在一只紫砂质地的佛龕上。目光扫了他们一下,径自拿起泥凳上的一把枣木搭子,抓过一块紫砂泥,手起锤落,着点均匀;由慢而快、疾如急雨;密密匝匝,铿铿成一片。少顷,那紫砂泥块在疾风急雨般的锤点敲打下,变成了一张薄如纸帛的泥片。接着,这张泥片在一双着了魔的手的拍打、牵引下,慢慢立起来,变成了一个圆筒。这个圆筒,就是一把“急须”的身段。古子樱在一旁说。一支香,袅袅地燃去了一半。惠子悄悄地把那掉落的香灰掸在一张纸上。包了起来。三个徒弟看呆了,大气不出,看上去个个细汗淋漓。袁朴生终于对着他的三个徒弟开口了:做一把急须,就是在做自己的心情。那急须里,装的就是一口气,一口你自己的气息。那里里外外,其实就是另一个你。所以呢,由手传心,心到手到;心无旁骛,弘道养正。这是做一把急须的首要。古子樱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,朝袁朴生看了一眼,觉得袁师傅今天有些故弄玄虚。袁朴生发现,只有鲤江高寿听懂了他的话。另外的两人,衫门昂立不够专心,他不时地在偷看一旁的惠子,而小野次郎懵懂的表情让人感到,他还没有开蒙。指着泥片,袁朴生缓缓道来:这张泥片,为何如此反复捶打?因为这是制作急须的一个关键技艺。同时,不断地捶打,也是为了排除泥中的

空气,也排除了人的杂念。

人皆有杂念。袁朴生说,你们进来的时候,我在想,我是把真本事教给你们呢,还是教给你们一些皮毛,跟你们卖卖关子,或者,给点颜色你们看看。让你们得到的,只是一些普通的东西,这就是杂念。打泥片的时候,我又在想,我该对得起古子樱,也就是你们的三岛雄夫。要不然,我这个师傅也没有名气。泥片打成了,我彻底改变主意了,我想真心教你们,其实我骨子里是想真心教你们的,要不你们真心肯学。现在,我一点杂念也没有了。三个徒弟又跪下了。袁朴生发现,连惠子听了这番话,也默默地跪下了。袁朴生赶紧扶他们起来。

以后每天,我和你们一样,走进这里,就要把杂念抛开,让心静下来。急须就是这样的,你的心情、念想、手势,甚至秉性,都会留在上面。最后,急须从窑里烧出来,你一看会吃惊,说,嗨,我有那么愁眉苦脸吗?啊,我有那么轻狂吗?几乎所有人都笑了。只有鲤江高寿紧皱双眉,深深地点头。接下来,袁朴生把几件工具分送给三个徒弟,说,你们是幸运的,在我们大清国,师傅是不给徒弟做工具的,甚至师傅是不会直接教徒弟技艺的,那徒弟干什么活儿呢?给师傅家里打杂,做粗活。师傅的技艺,要靠徒弟用眼睛去偷,技艺不是教的,是用眼睛偷的。但是,我不会这样。袁朴生说,我打算好好教你们,但是我告诉你们,紫砂急须跟别的不一样,我做的这些工具,未必适合你们,最终,工具要靠你们自己来做,因为,每个人的手势、习惯不一样,想法也不一样。所以,工具的形状就不可能一样。到那时候,工具就是你们的手,顺便我告诉你们,做一把紫砂急须,需要135种工具。哇!所有人都惊叹起来。

惠子真的是很忙的,自从一个名叫袁朴生的清国人来了以后。惠子是那种外表看起来柔弱、内心很有主见的女子。在三岛家族,她之所以受到宠爱,而不是像别的姑娘那样,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说话的份儿,主要还是她乖巧、聪明,惹人喜爱。还有就是,三岛家族女人少,是的,整个家族除了她和母亲、嫂子,就再也找不出一个女人了。

国壶

徐凤

